



库布其沙漠

库布其沙漠：创造绿色奇迹

潘红梅

奔腾的黄河之水，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一个大大的“几”字后，一路奔向大海。这个“几”字内侧顶部地区，就是广袤的库布其沙漠。

远远看去，黄河似弓，沙漠如弦，这片1.86万平方公里的沙漠，是十几万库布其人的家园。千百年来，这里上演着生活的悲喜剧，而绿色，是他们永恒的梦想……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大沙漠的边缘、黄河的南岸建起了240多公里长的防沙护河锁边林带，在有效遏制荒漠化蔓延的同时，每年可减少数亿吨的泥沙进入黄河。

千百年的坚守，20多年的坚持；古老的沙漠，绵延的新绿，缤纷的八瓣梅；生态文明的美丽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。



绿色的湖



丰收

下来，当成和面案板，大家说这样做出的面是“羊汤面”。“清汤挂面碗底沙，夹生米饭沙碴牙，帐篷卧听大风吼，早晨起来脸盖沙。”人们用这首顺口溜诙谐地相互打趣。

推土机把十几米高的沙丘推平，工人打出路基。

沙漠给了修路大军下马威。第二天早上，刚刚修好的一段路一夜之间就被风沙埋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满眼黄沙。

几经折腾，大家认识到，要在沙漠里干成一件事，仅仅靠勇气是不够的，修路治沙，蛮干不行，必须科学治理。

绿化和修路缺一不可。保住公路，必须要给公路穿上“防护服”，以锁边林防止风沙侵袭。

艰苦的沙窝里又住进了植树大军，一寸一寸地绿化浩瀚的沙漠。种树能固沙，这大家都知道。但是种什么树？怎么种？教科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。王文彪不断地尝试耐旱树种，种下一批，死亡一批，再换一批。

王文彪走访大漠深处，向牧民取经。偶然间，一种叫甘草的中药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这种植物在库布其适应性极强，成为锁边固沙的首选。这种创造性的护路治沙新举措，收到了奇迹般的成效，一丛丛新绿也伴随着这个满载希望的生命通道向前延伸。

经过10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，库布其出现了第一条生命通道，大漠深处筑起了一条长65公里、宽4公里的绿色长廊。这也是中国第一条穿越大漠“死亡之海”的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的大通道。

而全长200多公里的防沙护河锁边林工

① 沙漠里的生活像孤岛

对于生活在库布其的十多万人来说，苍茫的大漠代表着生活的艰辛和苦难。这里年均降雨量249mm，而年均蒸发量2200mm，是降雨量的8倍多。

冬春风风肆虐，黄沙漫卷，800公里之外的北京由此饱受沙尘暴之苦；夏秋洪水泛滥，毁田挟沙，直扑黄河，每年至少有6亿吨黄沙注入黄河。

这片浩瀚的沙漠，以新月形流动沙丘为主。沙丘高大雄浑，终年移动不止。植被难以存活，偶有顽强生长下来的树木，几年功夫就沙埋半截，仅露树梢了。一直以来的，黄河拐弯处的这片壮美沙漠，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。

库布其沙漠深处的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村有一个美丽的汉语译名“歌的故乡”。这里流传着一首歌谣：“风起明沙到处流，沙压房子人搬走，沙蓬窝窝沙葱菜，养活一代又一代。”这就是大漠生活的写照。

道图嘎查村的50多岁村民布仁巴雅尔，一家4口靠放牧、挖甘草为生。

沙漠里没有路，骑骆驼到最近的镇上购物，来回一趟要6天，一次得买上半年用的生活用品。

沙漠中的生活就像孤岛。没有道路，甚至没有羊肠小路，走过的路隔夜便被风吹得不见踪影，骆驼就是沙漠里唯一的交通工具。

没有出路，没有医院，没有学校，没有电。一切都要到沙漠之外。

许多孩子到十三四岁也上不了学。而上学孩子要骑骆驼到什拉召，然后骑着寄存的自行车到学校。到沙漠外读书的孩子多半一年只能回两次家。

生病了，许多牧民学会了用罐瓶子拔火罐。“老伴的手艺不错，中暑感冒什么的，一般都能‘罐’到病



骆驼曾是沙漠里唯一的交通工具

来说，阴山下的美好画卷已经一步步成为可以触摸的未来。现在库布其沙漠有了数不清的沙柳同伴，而绝迹多年的胡杨也在库布其引种成功。

2005年开始，亿利由局部试种到全面引种5000棵腾格里沙漠的胡杨树，经过多年的坚持与努力，坚韧的胡杨终于重新回到了库布其沙漠。

经过20多年的艰辛治沙，库布其沙漠出现了几百万亩厘米级厚的土壤迹象，改良出大规模的沙漠土地，初步具备了农业耕作的条件。专家称，沙漠中每厘米土壤的自然形成至少需要1万年时间。

库布其产业治沙的探索，为国家拓展可利用国土空间找到了新的路径。

随着5000多平方公里的绿洲出现，库布其沙漠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明显恢复，绝迹多年的狼、狐狸、天鹅、山鸡、野兔、沙冬青、梭梭等野生动植物不断增多。

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和整体生态环境的修复，库布其沙漠中的几个湖泊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天鹅湖已成为天鹅迁徙必经的理想湿地。每年的三四月间，大群的天鹅从南方飞来，在这里歇脚。牧民把天鹅称做“美丽的天使”、“吉祥的象征”，欣喜地迎接天鹅的归来。

2013年夏天，库布其又迎来了新的客人——仙鹤。两只美丽的仙鹤在库布其安营扎寨，每天在七星湖畔漫步、觅食。这是千年以来仙鹤的首次回归。

鹤在库布其沙漠古来有之，千年以前的生态破坏使得仙鹤不再眷顾库布其，时隔千年，仙鹤终于又回家了。

仙鹤的回归进一步丰富了库布其沙漠生物多样性的多样性。

⑤ 今天快乐的生活

随着生态的修复，变化最大的还是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。

36岁的牧民斯仁巴布走出了低矮破旧的土房，住进现代化的新村，还搞起了“牧家乐”，他年收入几十万元，可谓沙漠里的金领。

牧民乌尼尔道格陶，一个在库布其沙漠里生活了40多年的“生态难民”，“我搬到牧民新村后，由一种身份变成了几种身份。”乌尼尔道格陶说。

用自己的“荒漠废地”使用权入股企业，每年分红，

他是股东；

种树种草种药材，每年参与沙漠治理，每个月六七千元的劳务收入，他是生态工人；

在企业为自己建的半亩大棚中种植蔬菜，他是菜农；

在企业为自己建好的标准化圈中养羊养牛，他是牧民；

闲暇时，在紧靠新村的七星湖旅游景区为日益增多的游客牵马、拉骆驼挣钱，他是导游。

道图嘎查村36户居民家家如此。

骆驼对于牧民来说，不再是交通工具，而是赚钱的工具。巴雅尔老人现在每天和妻子在景区看着自家的5头骆驼，轻轻松松挣钱，仅骆驼这一项的年收入就有5万多元。几年下来，家里也买了价值12万元的现代悦动小轿车，还有100多万元的存款。沙漠生活变了，好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就业。

生态移民之后，道图嘎查村民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。

移居牧民新村后，亿利集团帮助村里成立了文化站，统一购买了乐器。古老神秘的“古如歌”在村民的弹唱中复活了。村民们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演唱，还参与“古如歌”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2009年，库布其沙漠里第一次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。亿利集团投资1亿多元为沙漠牧民子弟建起一所软硬件一流的学校，并从沙漠外高薪聘请老师。绿色是库布其的梦想，教育代表着未来，新一代的库布其人从这里走向未来。

昔日的沙漠盐滩成为这场绿色行动的主力之一。20多年的坚持，这片昔日的“死亡之海”已经生长和呈现出5000多平方公里的绿洲，被誉为“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奇迹”。联合国2012年9月在库布其沙漠发布了影响人类未来绿色事业的《全球环境展望报告》，决定将中国库布其沙漠确定为全球沙漠绿色经济发展交流示范区，向世界分享和推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经验和模式，让中国绿色发展成就影响世界。

(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)



快乐的生活